

10

T9299/722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第二十卷

世系部 十一

臣紀 文武名臣三

趙普

曹彬

寇準

范仲淹

韓琦

司馬光

岳飛

韓世忠

劉秉忠

卷二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部 十一

文武名臣

趙普

普字則平太祖卽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乾德二
年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命薛居正呂餘慶叅知政
事以副之叅政班在宰相後不宣制不知印不預奏事
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蓋欲以寵普也太祖數微行

幸普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普爲政久頗專屯田員外郎雷得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減刑名得驤憤惋求見上奏之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宇多聚賄上怒叱之曰鼎鑊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將斬之旣而上怒少霽乃黜爲商州司戶叅軍後又削籍徙靈武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吏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普短會得驤子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

官胡贊李可度受賕髡法事普庇之太祖大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而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始替始詔叅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普爲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時盧多遜爲相專譖毀普謂普初無立上意以故普奉朝請者數年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上召問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太宗感悟卽召見慰諭拜司徒兼侍中并以子承煦爲六宅使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一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二女皆笄咸

願爲尼上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普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已任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普因奏言外聞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太宗時曹彬爲彌德超所讒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歎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卽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太宗意欲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太宗卽位之初命廷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方相繼天沒廷美始不自

安他日太宗以傳國意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當太祖時普鎮河陽時普曾有表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卽手封其書藏之宮中至是普復密奏太宗乃於宮中訪得之因感悟復進用普普遂廉得盧多遜交通秦王事太宗怒下多遜御史獄命翰林丞旨李昉等親治之獄上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

事以傳察之。雍熙元年，廷美年三十八，憂悸成疾，卒。廷美之得罪，趙普爲之也。初，太祖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何也？」普曰：「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言，吾旣諭矣。」於是石守信、王審琦等皆稱疾，請解軍權，而節度使之權始輕。又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得專留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凡材用伎藝有過人者，悉送都下，以補禁旅。

之闕，又分遣禁旅戍守，兵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致於驕惰，皆普之謀也。普初與太祖相遇，其事甚奇。蓋當周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拒壽陽。劉仁贍時太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只四程。南唐主李璟聞世宗在淮，命大將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太祖與暉遇於清流之關，大爲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憇滁陽。太祖兵聚清流，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太尉自諒與

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爲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裨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旣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息，衆不爲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卽下令誓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爲屏蔽。旣失滁州，不惟中斷壽

州，失援而淮南盡爲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皆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趙學究卽韓王普。

曹彬

彬字國華，真定人。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列於席。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印人，皆異之。在周，隸世宗帳下。宋太祖典禁旅時，衆皆矚目，獨彬中立不倚。太祖器重之。及卽位，伐蜀，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以彬爲都監。兩川旣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漁奪。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

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卒平蜀亂彬之力也還日橐中惟圖書衣衾上謂彬清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自三月至八月連輒破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十一月彬使人諭之

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所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凱旋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師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使潘美以賀彬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

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之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上詰所以遂以實對上亦大笑未幾拜樞密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於固安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於新城五月戰於岐溝關諸軍敗績先是上遣彬催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

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畧山後地乃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

彬不得已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大敗彬等至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真宗卽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謚武惠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盡以給宗族

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旣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爲不利而朝夕笞杖詈之吾故緩之耳所居堂壺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泊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上乃

許

乃除彬詩曰

*松栢親行六王孫
教子三心石物壇*

寇準

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士多臨軒
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不可雍熙二年
廢太子楚王元佐太子殘忍不守法帝怒會寇準通判
鄆州得召見謂曰試與卿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欲廢
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
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搜其宮
中果有不法事廢太子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及東
宮出果得剗眼挑筋摘舌等噐遂廢之擢判吏部東銓
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
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
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
宗怒起入禁中頃之獨召準問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
卽言之有詔二府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
財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千萬止
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乃責沔拜準樞密副使
改同知院事後與知院張遜數爭事帝怒謫遜準亦罷
知青州帝顧準厚旣行念之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
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
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

示準且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卽決定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會馮拯奏準擅權康戩亦言宰相呂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抗太宗怒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

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真宗久欲相準患其剛直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狂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準請幸澶州及至南城固請過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太尉高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契丹相視驚

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迎擊斬獲大半敵乃引去相持
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爲威虎軍張頭瓌牀子弩所
中死乃請盟準不從欲邀使稱臣并獻幽州地時有譖
準幸兵自重者準乃不敢言真宗遣曹利用往議歲幣
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
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
北罷兵宋免遷國準之力也初真宗語準曰虜騎未退
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奈何準曰
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
宜可守準卽時進促出敕召欽若論以上意授敕俾行

欽若茫然自失準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
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進遽
酌大白飲之命之曰上馬杯欽若飲訖拜別準荅拜曰
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故準自澶淵還欽若深嫉
之時時從帝前譖之自孤注之說進而帝顧準寢衰出
準知天雄軍天禧元年復召準入同平章事準請問言
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
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
屏左右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旣而準被酒漏泄
謂懼力譖準罷準爲太子太傅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

加同平章事上雖擢二人而待寇準猶如故謂等懼乃
共謀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捕能誅之降準太常卿
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楊億尤善準準敗丁謂
召億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
一好詞億乃安謂不欲準居內郡復徙準道州司馬自
準罷相繼以三紬皆非上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
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
司戶參軍丁謂惡準必欲置之死謂出準門下事準甚
謹嘗會食中書羨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
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大慙北使至問譯者曰誰

是無宅起樓臺相公丁謂令譯者曰朝廷初卽位南方
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竄
道雷州準聞家僮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伺謂行遠乃
出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
人取自洛旣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
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

范仲淹

仲淹字希文吳縣人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叅軍以
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召宣府學服除以殊薦爲秘閣
校理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歲大

蝗旱江淮京東尤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呈進出知睦州徙蘇州召還判國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由是罷知饒州元昊反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行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分爲六將將各三千人分部教閱量賊衆寡更出禦之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以河中國華中下戶稅租就

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之三明年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况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旗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之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以與元昊通書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環慶路經畧使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詔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

爲賊輕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築大順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乃上言曰明珠滅藏二族道險不可攻且與賊表裏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有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獨當乞與韓琦同經畧並駐涇州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

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帝皆從之後元昊遂請和乃召拜仲淹爲樞密副使復除叅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退而上十事天子悉采用之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爲茶鹽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收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議遂寢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

是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濶大論者以爲不可行自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益不便於是謗毀漸行而朋黨之議浸聞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曰何爲亟去仲淹荅言經制西事事畢卽還也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自仲淹出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會病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謚文正仲淹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

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之及卒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乃去初張士遜罷相由仲淹之彈士遜復相仁宗語之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臣未見章疏望乞付外上曰比有爲朕言者士遜曰此罪大無文案安可行願陛下密訪之士遜數日又請請至十數上曰竟未見然爲朕言者多士遜曰人臣欲廢君無輕典旣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卽曰仲淹在外初似可疑今旣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慶曆二年南郊赦書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砦擒高延德後放歸漢界朝廷遂配之遠方仲淹言將率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出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延德仍與近邊任使則陷蕃將率聞

之必怨昊賊歸順望再見其家矣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人情之可見者也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醪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阻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

比夜徬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晏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晏然仲淹之力也狄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青隸節下咸奇之爲國器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得南園之地旣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

孰若吳士咸貴乎遂卽地建學又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郡族之貧者先是石守道作慶曆詩仲淹得之拊股謂韓琦曰爲此怪兒輩壞了歐陽余王蔡同爲諫官時日爲四諫四人力引石介仲淹曰介剛正天下所聞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也諸公乃止

韓琦

琦字稚圭相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拜右司諫權知制誥趙元昊反副

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兵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於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會四路置師以琦兼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

內人望同時登用羣小不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辯析不報乃請外知揚州定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拜同平章事帝春秋高旣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至是琦乘間進言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常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琦遂力贊之英宗卽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

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初英宗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帝遇貂貓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其人

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嘗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蓋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兔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叅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

從琦又因奏罷謂太后曰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畱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不多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

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卽辦不素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

和兩
多少
量誠
大
也

太后不久卽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數日批出示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宮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叅政歐陽修已僉書矣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卽日押行先是后對中書樞密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富弼亦以太后爲然故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

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已而諒祚果上表謝罪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疾久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除判相州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於治所櫪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

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
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或謂
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琦歎曰是何言
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
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
謀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
貌類父命工圖之琦姿貌偉特美鬚髯骨目森秀圖繪
傳天下人以其爲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
畜泄雲雨藏匿寶恠理宜然也自謂才器須周足當四
面入麤入細乃是經綸好手故其論時望諸公皆不以

經綸許之又謂成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蓋自許也近
世宰相獨許裴度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大用如何琦曰
才偏規模小晚與歐陽修相知屢薦之於上曰韓愈唐
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爲謗歐
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
國修亦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或謂公之德量無愧於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
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

司馬光

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寶元初進士神宗卽位擢翰

林學士上疏論修心治國之要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王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一日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且治天下譬如

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帝欲用之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自安石執政以來如蘇軾輩安石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前是後非誠可笑也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而販鹽及蘇木瓦噐以歸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且軾縱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乎定不服母喪而

安石善之乃欲用爲臺官光由是出知永興軍徙知州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台歸洛自是絕口不言論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畱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起知陳州過闕畱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

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捄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光熙豐舊臣多儉巧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將祚宗社必無此事元佑元年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值降救罷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與

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以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計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後又將十倍於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光自

言吾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初辭樞密副使韓琦在魏聞之遣人齎書與文彥博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光聞之曰自古被這般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光嘗問邵雍曰光何如人雍曰君實跣蹈實地人也初富弼問法於顛華嚴華嚴得之圓照大本本往蘇州瑞光寺弼遣使作頌寄之執弟子禮光與范鎮初謂不然既久亦入其說而光尤信之深後以書戲鎮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

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光薨年六十八。□□

岳飛

飛字鵬舉。湯陰人也。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宗澤大奇之。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飛上書數千言。謂陛下已登大寶。而勒王之師日集。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

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又敗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鈇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復歸宗澤。爲畱守司。統制三年。宗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充將還建康。飛曰。今一舉足。此地便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充守

建康金兵至充迎降建康失守兀术趨杭州飛要擊至
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金兵相謂曰此岳爺
爺軍也爭來降之四年兀术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
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金兵自相攻擊兀术奔淮西
遂復建康時孔彥丹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
湖湘連兵數萬圍江州久未解招討使張浚請與飛楊
沂中分道進討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俊
急趨之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
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沂中
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進大敗追奔

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
之當用奇俊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銜枚渡筠河出
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幟上
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亦
以步兵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大亂退
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
人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寇江西飛以書
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
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
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飛初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

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師行將絕謁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紹興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飛悉討平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飛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入

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進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移屯鄂命招捕楊么或謂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飛卽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遂降飛單騎按其部拊其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黃佐果襲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會召浚還飛袖小圖以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畱不八日可破賊也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

攻水寇則易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壯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心腹潰矣遂表授欽爲武義大夫禮遇之甚厚復遣欽入湖中欽說余端劉詵等亦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猶負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令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木淺處遣善罵者且行且罵賊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

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么投水中臯擒斬餘酋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矣神算也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乃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飛置司襄陽首遣王貴等攻號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指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帝慮俊光世不足任而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疾甚

聞詔卽日兼行未至而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七年入見赴行在飛數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王師前攻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卽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

詔趨飛還職飛力辭職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後酈瓊果叛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于破滅不許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揚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謀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金

遣使將歸河南地九年以復河南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十年金人攻拱毫劉錡告急飛諸將相繼奏捷兀术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又戰敗之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又殺兀术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孛謹兀术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又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兀术遁還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各舉衆來歸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

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餽義軍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术欲簽軍以杭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飛軍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台臣請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以書生叩馬阻得不棄汴去十一年金分道渡淮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行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去時和議旣決飛異已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事不成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

捕飛父子証張憲事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侯高高入台月餘獄遂上於是飛以眾証坐死時年三十九憲雲棄市藉家貲徙家嶺南天下冤之獄之將上也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飛平生好賢禮士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侯高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淳熙六年謚武穆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韓世忠

世忠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驚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平之淵歎曰真萬人敵也欽宗即位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眾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八分為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

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稚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捲帟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及苗傅劉正彥謀反世忠以所部發平江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皆爲傅所質丞相朱勝非給傅曰今若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悉安矣於是白太后召梁氏封安國夫人俾前逐世忠梁氏疾驅而出會世忠於秀州於是世忠下令軍中曰今日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以故士皆用命賊遂敗傅正彥擁精兵開湧金門遁去世忠馳

入高宗步至宮門握其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畱朕肘腋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復自衢信追賊至漁梁驛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至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以賜世忠兀术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乃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术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金請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太一

字謹軍江北兀術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鈎授驍勇者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綆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蹙求與世忠一會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會兀術語塞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槳風息則出海有風則止蓋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術一夕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祭天次日風止乃以小舟縱火矢如雨下孫世詢嚴允皆戰死因得絕江遁去初世

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先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泔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三中有絳袍玉帶旣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術也是役也兀術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拒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時江湖賊多而廣西賊曹成又擁衆在郴邵世忠旣平閩寇范汝爲復旋師永嘉招成降之得其戰士八萬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世忠始至欲急擊之宣撫使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請期半月而報捷遂大破賊斬忠首湖南悉平

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
豫合兵分道入侵世忠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
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會遣魏良臣
使金世忠撤炊爨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
忠卽上馬令軍中曰眠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
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良臣至金聶兒字謹
聞世忠師退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
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
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搯
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

俱斃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旻亦擊金人於天
長縣之鷓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設水軍夾
河陣日與金人十三戰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
之復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仍親追至淮金人驚潰
自相蹈藉溺死捷聞羣臣入賀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
功第一世忠披草萊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世忠撫集
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已而金人廢劉豫中原
振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
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在楚州十餘
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因秦檜欲收三大將權拜

世忠爲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放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二十一年八月卒孝宗朝追封蘄王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嗜義輕財噐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狡猥螫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銜札賜世忠因號其莊曰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賜之

劉秉忠

秉忠瑞州人也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邢州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居常鬱鬱不樂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中事天寧虛照禪師爲僧後遊雲中畱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邀秉忠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遂畱藩邸中統元年世祖卽位秉忠雖居左

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
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叅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
計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
爲未便帝覽奏卽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叅預中書省
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至元十一年扈
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因築精舍以居秋八月秉忠
無疾端坐而化時年五十九帝謂羣臣曰秉忠侍朕三
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
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而知也

劉氏鴻書卷二十終

第二十一卷

世系部 十二

臣紀 忠臣

屈原

張巡許遠

文天祥

附 布衣忠臣

王蠋

魏子

陳東

附 夷狄忠臣

金日磾

詞臣

司馬相如

司馬遷

班固

李白

杜甫

歐陽修

蘇軾

卷二十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 十二

忠臣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憂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本反，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

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

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
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
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
儀間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
厚幣用事者臣斬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
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疎不復在位使
於齊顧及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
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
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項
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
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疾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翼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
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
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
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項襄王項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媮媮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而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張巡許遠

張巡字巡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第安祿山反譙郡太守楊萬石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不應而率吏哭玄宗皇帝祠共起兵討賊至雍丘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仍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遣潮暫出行部未返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乃屠潮妻子磔城上潮聞之大怒以賊衆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乃分千人乘城而自前驅數隊以出直薄潮軍軍乃却明日賊復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之賊不敢向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乃敗

走潮素與巡有舊復率衆至城下以情語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玄宗已走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旣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巡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塩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朝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塩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

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漸益兵來圍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伐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走軍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荅曰吾欲去將士不從柰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

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卽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於是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而遣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朝宗引去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奇將同羅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因剡蒿爲弧矢中者謂巡

矢盡走白子奇。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奇左目。子奇乃退還。七月復圍城。城中食盡。士食賦米一勺。斲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瘵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度冀尚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與請師。不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將萬人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持兩端不肯出師。又愛霽雲。欲

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

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亾。且師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死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

延雲可憐
可憐
恨

命也衆不能仰視子奇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奇怒以刀抉其口子奇又以刃脇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奇議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怠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

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奇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耳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

破遺民止四百始肅宗詔中書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犄角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獨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褒贈巡遠及霽雲等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燮及巡遠霽雲爲上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

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奇分配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或曰公恨我乎荅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耻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玢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

巡克
剛德

城陷而遠猶生也。夫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若日星，不可妄議。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文天祥

天祥字宋瑞，吉水人也。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入、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爲第一。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

下勤王天祥以江南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乎？」天祥曰：「吾亦知之。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衛者，吾故不自量，欲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興起者耳。」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與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八月，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畱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天祥陛辭，以朝廷姑息牽制上策却敵，不報。明年正月

元兵至臯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上下震恐有旨天祥詣伯顏軍前遂與宰相吳堅同行伯顏留天祥軍中獨遣堅還明日吳堅賈餘慶及樞密院謝堂家鉉翁劉卬與呂師孟奉降表至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伯顏乃趨天祥隨祈請使北行天台杜滸從至京口與天祥謀趨真州真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卽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卽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行人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兵入索

之執杜滸去滸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簣荷天祥至高郵復汎海以達温州益王立天祥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出江西入會昌遣叅謀張抃監軍趙時賞趙孟深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然時勢至此已無可爲矣適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

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執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至元十五年進屯麗江浦入般澳益王昶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獎諭天祥其略曰方敵氣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丞相陸秀夫筆也十一月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到扶入南嶺乃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

澣先被執至是亦遂以憂死惟趙孟深得遁去天祥至潮陽弘範以客禮見之使爲書招世傑不從弘範爲改容義之遣使護送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南冠而囚博羅叱左右曳天祥於地天祥曰旣已至此但早施刑卽爲大幸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到今是幾帝幾王天祥怒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耳今日天祥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

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天祥固請死，乃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前四日，司天奏三台折方。天祥過南安，遣人告墓，以弟壁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陞輒辭。

王蠋

附布衣忠臣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德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與其生而無義，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魏子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子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踪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子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陳東

東丹陽人蚤有雋聲倣儻負氣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東獨不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累或稍稍引去以貢入大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荆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迤邐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

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數賊罪大難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夤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卻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不報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衆莫肯去昇登聞鼓搥而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共齟齬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

撫諭乃引去金人既解朝廷用揚時爲祭酒吳敏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於是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已乃受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

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東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徃徃施行之

金日磾

附夷狄忠臣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

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晏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卽日賜湯浴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旣親近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駟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

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盡常拜鄉之涕泣
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
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
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
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卽日
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
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克相
善及克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
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克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
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

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
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
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
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哀白刃從東廂上
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
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
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
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
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
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

古
中
亂

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柁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宣帝卽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芽賞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爲柁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詞臣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少好讀書擊劍名犬子及長文翁遣受七經學於長安相如旣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又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文學之士鄒陽枚乘及

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
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
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善於是相如往舍都
亭臨邛令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
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輩相謂曰令
有重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至日中長卿謝病不
至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強而
至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
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

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
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
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
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
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
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而令文君當鑪相如
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恥之爲
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
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

長卿

司馬

君奔

力更奇

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爲之。」上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賦成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會邛笮之君長願內附，天子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於壺克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

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懽。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關益斥，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後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拜孝文園令。又遂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久之。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旣卒，五

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泰山至梁父禪
肅然相如口喫而善著書好色常有消渴疾

司馬遷

遷龍門人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
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
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
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
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
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
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上世

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
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
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子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
所欲論著矣且夫學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
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
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
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
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
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

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作春秋哉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此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旣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予聞之先人曰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

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二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予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予之臯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已來至於麟止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旣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鑽玉版圖藉散亂漢興蕭何決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義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予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予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

下至於茲者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出年差不
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
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
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
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
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
書序略以拾遺補蕪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
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埃後聖君子第七十遷旣被
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
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書見班史宣帝時遷外孫平
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

班固

固字孟堅年九歲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性寬和容
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
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旣而有人上書告固
私改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固弟超恐固爲
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
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
臺令史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
事作列傳載紀二十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著書固

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築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漢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誦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至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初洛陽令種兢嘗行固奴于其事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以銜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

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

李白

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狙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耻之，擿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

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起河南道尋陽釋白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卒塋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塋立二碑因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爲復其夫徭役傳正作李太白墓志云白嘗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

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疆鎖因肆性情大放於宇宙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矣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太白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艸書爲三絕

杜甫

甫字子美京兆人甫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
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
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
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
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臣祖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
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
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今執先臣故
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
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會祿山亂天子
走蜀甫避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報奔行在爲賊所
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宰相房琯爲
布衣交琯敗陳濤斜以客董廷蘭故罷相甫上疏言罪
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
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
大臣體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廷蘭託琯門下貧疾
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汗臣歎其功名未
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
激違忤聖心耳後從帝還京師乃出爲華州司功參軍
時關輔饑甫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
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

度東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帥劔南表甫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林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還饋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夕卒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昌黎韓愈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元積作子美墓誌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

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旣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音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濶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少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節舒徐相尚文章以風

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
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
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
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爲
律詩猶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
者去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
律切則骨格不存間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
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
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
專矣故予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

白亦以奇文取稱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
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
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
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壺奧乎

歐陽修

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
畫地學書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宋興且百年
而文章體裁猶五季餘習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
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張之而力不足嘗得韓愈遺藁
於廢書簏讀而心慕焉景祐初召遷館閣校勘時范仲

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詆誚仲淹故爲書責之因時坐貶夷陵令康定初仲淹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爲已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後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故見逐故時咸目爲黨人自是朋黨論起修又爲朋黨論以進上知修忠一日奏事罷上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上使

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已而又徙潁州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鬢盡白上惻然命判吏部流內銓有忌修者僞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怒以他事譖修欲遂出修於外上悟畱修刊修唐書遂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久遍閱羣臣未有大稱上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所取率詞義古質者凡險怪知名士一切不錄榜出紛然向之囂薄者聚譟修馬前街邏不能制然文章自是變矣三年代包拯權知開封府

事有以拯爲言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故嘉祐之政時多以爲得也。英宗之初，朝議加濮王典禮，禮官與從官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啖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朞降三年爲期而不浸。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御史呂誨等共詆修，以故皆被逐。修昔守潁，上樂其土風，故遂卜居潁。其在滁也，作亭琅邪山，每以醉翁自名。又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

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老於其間，是爲六一。故又自號六一居士焉。居潁一年而卒，年六十六。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宜加以忠，乃謚文忠。修嘗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連病證，口辨如傾，而病者服藥不効，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卽効。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卽爲良吏矣。被召撰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修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修刊詳列傳，修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

如已意及書成奏御舊制修書只列傳局中官高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公官高宜書名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爲日久豈可捨也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祇聞而善之

蘇軾

軾字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軾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嘉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爲乃寘第二安石用事上欲用

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皆異別試以事可也上又欲用軾起居注安石曰軾非是可獎之人乃寘軾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更科舉使兩制三館議之上得蘇軾議乃止卽日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安石愈恨軾乃乞外通判杭州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強入人家爭鬪至殺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

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何決曹村，滙於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爲我盡力。」卒長應之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插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擿其語以爲謗，逮赴御史獄。初，軾旣補外，見事有不便者，頗托事以諷。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羸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

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宰臣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螫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螫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張方平、范鎮上書救之，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願陛下無竟其獄。」上曰：「朕故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帽巾芒屨，與田父野老時時相從。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語宰相王珪

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及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移居奏入報可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乃漢唐滅亡之兆公獨無一言可乎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身在外又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事君之常禮耳上之待公本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豈可以常禮自處耶至常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

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官置局軾與其選獨以實告嘗見光政事堂條陳不可狀光忿然不樂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嘗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后曰何以至此曰

河書
三三
晴
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后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當軸者恨之四年復出知杭州杭本近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

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闐闐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又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餘得錢數萬貫糧數萬石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

雲錦杭人名之曰蘇公堤焉。軾二十年再蒞此州，有德於其人，以故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時，三黨之論起矣。御史復攻軾，軾懼乃復請外出守穎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尋遷禮部，復兼二學士。至是又復乞一郡自効。八年知定州，紹聖元年軾坐爲中書舍人，日章呂惠卿降官制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於鷄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復謫知英州。安置惠州，軾以少子過自隨，居三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軾至僦官屋以居。

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以助。軾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將居許，病暑暴下，乃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病遂不起，卒葬於汝州郟城縣。軾初好賈誼、陸贄書，旣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常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故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也。洵晚歲讀易，作易傳未完而疾革，命軾述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旣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

禮部尚書日以其文寘左右初畢仲游試學士院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因與軾書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爲是其形於詩歌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殆猶抱石而救溺也仲游士安之孫真可不謬爲畢士安之孫矣子瞻嘗自謂嬉笑怒罵皆可書而誦夫嬉笑怒罵既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矣然則吹篳舞劍皆我畫笥雀噪蛙鳴全部鼓吹坡公得之是以大妙奇

正相生如環無端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不亦宜歟然無坡公之心而效其嘖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曰我能嬉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爲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爲祥麟爲威鳳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歎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易耶

鴻書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一

終

三六

晴



